

从《乐章集》看柳永名利心的表现

陈婷婷

(安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安徽 安庆 246000)

[摘要] 凡提柳永,必说白衣卿相。对于一个热衷于流连勾栏瓦肆的名人,世人更乐于看他离经叛道的一面,淡泊名利、重情重义才是风流浪子应有的标签。柳永果然如此吗?细读《乐章集》,却能从其中读到柳永一生孜孜不倦追求名利的过程,以及追而不得的落魄感受。少年时鲜衣怒马,老年时颓唐心酸,作为一个悲秋伤怀的文人,柳永的个性造就了他与理学时代、正统官场的格格不入,也是他一生不得志的根本原因所在。

[关键词] 乐章集;名利心;勾栏瓦肆

1 时代背景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盛行,庶族寒士入仕受阻。由隋入唐,开科取士为寒门士子提供了一个广阔平台。有唐一代,文人的自信心和参政意识空前高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王朝囿于国情,只能采用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生于宦世家的柳永注定要为功名奔波一生。如李煜一般,柳永本是一个情思饱满的文人,却只能去追逐正统官场,时代决定了他的悲剧。

自从有了科举制度以来,文人们就为此前赴后继,只为一朝及第,满门皆荣。无论是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再伟大的文人,也逃不开时代的束缚,他们只能在追求功名的路上坚持前行。孟郊的《登科后》,每一字每一句都能透出这种追求成功后的狂喜。

柳永的经历是中国文人中追求功名的一个很好样本,千万士子都要走这条独木桥,成功者少,失败者多。恰恰他又是一个词作流传千古的文人,大浪淘沙,多少及第的士子都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反而是自嘲“奉旨填词”的柳三变被记住了,这难道不是一种讽刺吗?柳永独特的人格与封建正统格格不入,也使得他在追逐功名的过程中总是摇摆不定,这些都一一反映在《乐章集》中。

2 个体成长经历

柳永生于一个典型的奉儒守官之家,从祖父一辈就担任过多个官职,系宋朝工部侍郎柳宜的第七子,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化艺术熏陶,养成功名用世之志。柳永始终为士大夫所不耻,甚至死时由群妓合资而葬,与他的个性和个人经历是分不开的。

柳永少时勤奋读书,立志追逐功名,以至今后倍受打击,仍坚持到四试及第。在第一次进京赶考途中,流连杭州有过一段为时不长的冶游。寻花问柳、听歌狎妓,沉醉于斯,流连忘返,这种“笙歌巷陌”的行为与封建礼教相冲突,更为传统士大夫所不齿。

第一次落榜到第四次及第,柳永花了整整三十一年,最后也只当了一个从六品的小官。然后仕宦生活也并不如意,目睹官场的黑暗和百姓的痛楚,柳永写下了大量词作,代表作为《煮海歌》,这一阶段词作中表现出深深的矛盾与困惑。

追求功名的三十一年里,柳永不仅干谒名臣显宦,而且写词歌颂最高统治者。然而无论他怎样的歌功颂德,都没能留给上流社会一个好印象。从《鹤冲天》到《柳出新》,柳永经历了欲求功名而不得、初得功名喜欲狂、身陷功名终觉累三重境界。

这种情况在许多中国文人身上都有体现,但柳永独特的浪漫人格最大的赋予了其悲剧性。

3 词作中“名利心”之表现

作为第一位大量创作慢词的词人,其多首词作中均彰显出强烈的名利之心,显现出对名和利执着的追求。

第一阶段:从983-1003年,少年时期的柳永认为功名利禄取之则来,表现出盲目自信。《乐章集》中这一阶段有四五十首作品,多为赠妓和咏物之作,有三分之一都涉及到了追求功名,如《长寿乐》《鹤冲天》。在开始干谒游宦生活之前的柳永,总体来说思想并未成熟,词作的社会性也不强,主要关注个人命运,功名追求顺利与否。

第二阶段:近三十年的漫游和干谒的生活,其间狂放的他更是打击“奉旨填词柳三变”的旗号,公然用个性挑战封建权威。这个时期的作品将近一百首,大部分伤古思今,表现出对名利苦苦追求又无意功名的矛盾,实际上还是不甘心,只是无奈于现实,如《定风波》《归朝欢》《过涧歇近》。这一时期柳永的思想开始变的复杂,总体来说还是厌恶宦游生活的情绪占了上风。

第三阶段:从仁宗景佑元年(1034)进士及第直至死去,柳永终得入仕,就此认识到官场的黑暗和百姓的痛楚,隐退之心更胜于前,终于屯田员外郎任上。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整体特点是情绪较为低沉、悲痛,一种壮士暮年心不已的哀伤弥漫其中,如《满江红》《煮海歌》《凤归云》。

4 “名利心”对比与演变

柳永对名利心的态度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宋代文人渴望功名的心态,但与同时代词人相较,他的个性与现实太过于冲突。《乐章集》就是柳永一生的写照,少年时追逐名利而不得,中年时屡试屡败,晚年终得功名却更加无奈。柳永的一生,名利心给他带来的只能是痛苦,这是文人群体追逐名利的历史必然性与柳永直率浪漫的个人偶然性的悲剧重合。

与同代文人相比,也是不尽相同的。

与晏殊对比:

晏殊一生历居显官要职,仕途平坦,著有词集《珠玉词》。因为仕途顺畅,所以晏殊的词中几乎看不见着力于名利之处,但实际上晏殊亦是追求名利的,且比柳永更为直接而热诚。晏殊作为正统文人的代表,维护封建道统,虽喜欢作词,但始终认为词为余事,道德文章才是正途。柳永没有认识到他与晏殊、与封建正统的区别,自然只能做个小官,最后郁郁而终了。

与苏轼对比:

在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中都认为苏轼是一个心胸豁达,不计较荣辱得失的人,但无论苏轼词中对名利表现的多么不以为意,都不能代表他的真实想法。他以65岁的高龄仍不顾身体状况,跋山涉水回京复任,可见其名利心之轻重。

正如我们分析柳永名利心时所交代的时代背景一样,苏轼处于北宋这样一个文人占据高官的朝代,是随着整个文人群体一起追求名利的。

柳永和苏轼的经历非常相似,都是屡遭打击却不放弃追求,他们都在词中对名利有过鄙夷,但只能代表一时的愤怒而不是真的鄙弃功名。但是比柳永幸运的多,苏轼22岁即中进士,所以说苏轼对名利确实要比柳永看的开,再加上性格豪迈,对于一时得失表现的不是很明显。相比起来柳永对名利更加患得患失。

参考文献

- [1] 商杨雨彤.《乐章集》妆容考[J].名作欣赏,2019(14):106-107.
- [2] 陈映旭.柳永《乐章集》词汇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18.
- [3] 陈燕妮.柳永《乐章集》中的水意象[J].文教资料,2018(05):3-4.
- [4] 陈华兴.《乐章集》首见词调(体)初探[D].首都师范大学,2004.